

莊杰森

勇於檢討、對症下藥

——從親身見聞淺析華文教育的興起與衰敗（之三）



各說各話

艱困興學、
廣納四方賢才

回顧百年來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，昔日的輝煌與今日的困境相互對照，不禁令人感慨萬千。

當年僑社先賢身處物資匱乏、交通不便、百廢待舉的艱苦年代，尚能憑藉團結精神、教育理想與無私奉獻，廣納賢才，延攬優秀教師，建立遍及全菲各地的華校網絡，培育無數人才，為華文教育奠定深厚基礎。

反觀今日，菲華社會的繁榮景象遠勝當年，學校設備日趨完善，資訊科技突飛猛進，教學資源與國際交流機會也大幅增加。然而，華文教育卻依然面臨師資短缺、教師流動頻繁、優秀人才難以長期留任，以及學生華文能力日漸衰退等問題。

這究竟是什麼原因？

是時代環境改變所致，還是教育理念、師資培育、學校管理及制度建設未能與時俱進？
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當年教育先賢能在艱困環境中廣納賢才，何以今日辦學資源更加充裕，反而陷入師資不足、人才難留的困境？

校舍易建、良師千金難求

這不禁令人反思：我們是否過度重視硬體建設與校舍規模，卻忽略了教育最根本的核心——教師？

沒有優秀教師，再宏偉的校舍，也難以成就優質教學；缺乏尊重專業的辦學環境，縱有再先進的教學設備，也無法取代良師的諄諄教誨。

教師不應僅被視為學校聘僱的人力資源，更是教育品質的根基、文化傳承的橋樑，也是振興華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所謂尊師重道，不能僅止於口頭讚揚或節慶表揚，而應真正落實於合理待遇、專業保障、職業尊嚴、進修機會，以及公平健全的管理制度，讓教師能夠安心教學、發揮專長，並將教育視為值得終身投入的志業。

同樣重要的是，學校領導層必須具備識才、惜才、用才與留才的胸襟，尊重教師的專業判斷，虛心接納建言，而非一味要求服從，更不能以行政權威凌駕教育專業。

人才並非單憑高薪便能羅致，更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便能強行留住。唯有建立尊重專業、重視品德、公平拔擢人才的

優化環境，方能吸引良師

良好教育環境，才能吸引真正有志於華文教育的優秀人才投入，並使其願意長期奉獻。

昔日華文教育的輝煌，固然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，但尊師重道、廣納賢才、嚴謹治學、扎實教學，以及僑社共同承擔興學育才責任的精神，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。

時代不斷演進，教育制度與教學方式固然必須與時俱進，但尊師重道、珍惜人才的根本理念，絕不能因時代變遷而遭到忽略，更不能在追求硬體發展與辦學規模的過程中逐漸淡忘。

振興華文教育，首先必須重建尊重專業、珍惜人才的良好教育生態。否則，縱使投入再多資金、興建再多校舍，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師資流失、教學品質下降的困局。今日我們緬懷先賢，不應僅止於追述昔日光榮，更應認真汲取他們的辦學智慧，重新建立一套符合當代需求、重視師資專業與教學品質的教育體系。

唯有真正做到尊師、惜才、育才、留才，才能為華文教育重新注入生機，奠定永續發展的堅實基礎。

二、從1980年的升學抉擇，
看教師職業的社會地位

1980年，筆者畢業於中正學院中學部。當年與一批同學參加赴台升學考試，幸獲錄取。然而，當決定赴台深造的消息傳到家中時，卻遭到多數長輩反對。

反對的理由十分現實，也令筆者至今記憶猶新：

「在這個重利的商業社會，將來畢業後去當一名老師，究竟有什麼前途？又有什麼

『錢程』可言？」

這番話看似出於長輩對晚輩前途的關切，卻也道出當年菲華社會對教師職業的一種普遍觀念。

所幸家父思想開明，排除眾議，全力支持筆者赴台升學。時至今日，對於家父當年的理解與支持，筆者始終心懷感念。

輕視師道、重商輕教成風

如今重新回顧這段往事，至少反映出兩個值得深思的現象。

其一，當年華校中學畢業生，仍然具備相當程度的中文基礎，其中不乏願意繼續深造，甚至有志投身華文教育的青年。換言之，當時並非沒有值得培養的潛在師資人才。

其二，在當年的菲華商業社會中，經商往往被認為比教書更有前途。教師雖肩負育才重任，卻因收入有限、職業發展空間受到限制，未必能獲得社會應有的重視。即使子女有意投身教育，也不一定能得到家庭支持。

尊師不足、難盼青年從教

筆者的經歷，恐怕只是冰山一角。

試想，當一個社會普遍認為經商比教書更有前途，當優秀青年懷抱教育理想，卻必須面對家人的質疑與反對時，我們又如何期待大量優秀人才自願投身華文教育？

更值得追問的是，四十多年過去了，這種重商輕教的社會觀念，究竟改善多少？華校教師的待遇、專業地位與職業尊嚴，又獲得多大程度的提升？

倘若多年來我們不斷呼籲青年投身華文教育，卻始終未能建立足以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制度與環境，那麼，師資短缺又豈能單純歸咎於年輕一代缺乏教育熱忱？

華教師資問題，不只是人才從何而來，更在於我們能否提供一個值得人才留下來的教育環境。

三、七十年代後期，
華文學習風氣悄然轉變

1975年，中正正式建立外交關係。翌年，筆者自小學畢業，升入中正學院中學部。

從1976年至1980年，短短四年間，筆者親身見證當時華校學生學習中文的風氣，以及校園語言環境，已悄然出現令人憂心的變化。

這段經歷，不僅是筆者求學歲月中難以磨滅的記憶，也折射出菲華社會在時代轉型之際，華文教育所面臨的種種挑戰。

平心而論，當年的華文教師，教學能力與專業素養固然參差不齊，但其中亦不乏學養深厚、治學嚴謹、富有教育熱忱的優秀教師。

這批教師有不少畢業於中正學院附設師範專科學校、或中正大學部，也有部分曾赴台灣深造，學成返菲後投身華文教育，長年默默耕耘，為培育菲華子弟、傳承中華文化，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回顧小學至中學階段的求學歲月，筆者有幸受到多位德才兼備的華文教師悉心栽培與薰陶。

其中，小學階段的恩師包括林勵志、莊麗桑、郭金梅、蔡麗璇、王姍姍等；升入中學後，亦先後蒙受李惠秀、林厚康、莊適源、蔡順美、陳錦芳、鄭秀霞、莊淑珍、林寶訓、吳淑霞、黃寶玉、洪美美、劉婉珍等老師的諄諄教誨。

這些師長或學識淵博，或教學嚴謹，或循循善誘，各有其獨特的教學風格。他們不僅傳授語文知識，更透過言教與身教，啟發學生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識與興趣，對筆者日後的人生觀與文化認同，產生深遠影響。

學風轉變、華文漸露隱憂

令人感慨的是，當年華文教師之中，仍不乏如此優秀的教育人才，但學生學習中文的整體風氣，卻已隨著社會環境與價值觀念的轉變而逐漸式微。這也說明，華文教育的興衰，絕非單憑教師個人的努力便能決定，更與家庭教育、社會風氣、學校制度，以及學生的學習態度息息相關。

良師固然重要，但若缺乏有利於教學的整體環境，再優秀的教師，也難以獨力挽回日漸衰退的學習風氣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陳淳淳

觀禮「三好校園頒獎典禮」有感



原鄉走廓

10月23日上午，「2026三好校園頒獎典禮」，在菲律賓佛光山萬年寺舉行，五百多位深耕千島之國校園的各地校長、教師和教育工作者，聚集在佛光山萬年寺二樓，共話三好教育的傳承。盛會開始，永光主持上台致辭，沉靜莊重的氛圍，包裹著每一個參會者。本是一場機緣，讓我得以走進佛光山萬年寺，作為觀禮者，在那一刻，我被眼前這份凝聚的力量深深觸動，心底生出許多綿長的思索。

千島之國，碧海環嶼，族群交錯，文化交融，是一片天生包容、萬象共生的土地。山海阻隔了島嶼之間的距離，卻不曾隔斷人心相通的渴望。在這樣多元的環境中，教育承擔著格外特殊的使命，它不只是傳授知識，更是調和差異、涵養品格、播撒善意。而這場三好校園頒獎典禮盛會，其源頭正是星雲法師當年跨越山海傳善，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，把三好教育帶到南洋，扎根千島校園。今日我借觀禮的機緣，置身五百多位師者之間，才真正懂得這九個字背後長久的實踐重量。

靜坐觀禮，望著會場裡這些來自不同島嶼，不同校園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，我忽然意識到，三好校園不是一份偶然得來的光環，而是長年累月教育工作者在講台上默默堅守的結果。做好事，是最實在的身教，校園裡的善行，從來不是宏大的壯舉，而是藏在日復一日細碎的日常。星雲法師言，小善積久，自成大德。師者堅守行善，便是無聲的示范，讓學生明白善良是可以踐行的選擇。

說好話，是潤物無聲的教化力量，在多元溝通的千島環境中，言語是連接人心的橋梁，講好話，不是一味贊美，不是討好縱然，而是言辭有分寸，批評有溫度，表達存善意。存好心，是師者向內修持的根本，放下偏見，放下功利評判，以寬厚慈悲之心接納每一個正在成長的生命。

這場觀禮，於我而言，是一次意外的啟發，我原本是機緣巧合，得以旁觀這場盛典，卻在晨光中，重新了解教育的深意。在多元共生的千島熱土，三好教育有著無可替

王強

古厝聽琴，海宴知味： 寫在泉州美食博覽館開館之前



絲路溯源

泉州人的生活世界：海濱子民，以日常為儀式。

潮汛定作息，海風伴炊煙。對泉州海邊人而言，儀式不必專設典禮，而是內嵌在採捕、烹飪、簪花、宴飲、相聚的每一天。這種根植於海洋環境的生活世界，代代傳遞，也隨海外遊子的足跡跨海流轉。

閩南人的海洋敘事，從不是海岸獨白。數百年來，先民揚帆於泉州灣、圍頭灣，逐季風渡滄浪，落足南洋，菲律賓便是他們紮根的沃土。石匠手藝、飲食審美、鄉音禮樂隨帆遠去，在千島之國墾土成鄉、開塾傳文，把故土的脈絡移栽異域。而鄉愁託於僑批，紙短情長，隨潮往返：一面寄去瞻家的牽念，一面攜回南洋物聲與新知。這潮汐般往復的文化環流，正是海絲文明的魂：身散四海，根繫一處；山海遙隔，人文彼此滋養、互鑑共生。

上周末，好友相約同往圍頭灣。泉州人向來為一口鮮，不辭驅車向海；這片岸，正是先民揚帆前最後回望的故土。

適逢泉州美食博覽館啟幕在即，策展人羅攀以閩南人的「居境（lifeworld，學術譯：生活世界）」為脈絡，將山海物產、器皿、飲食與禮樂，織成一則可觸、可人的敘事。我正在撰寫的《向海而興：閩南文化與海洋遺產的跨洋對話》，亦循同樣的視角追問：濱海閩南人家，何以安住這生生不息的日常。

我著書之心簡淨：海洋遺產不該僅封存在申遺文冊，它是海岸上生生不息的活法。早市躍水的鮮魚、節慶一碗面線糊、祠堂不熄的香火，皆是遺產的呼吸。這趟圍頭灣之行，恰讓這層「居境」落地成形：不必先讀理論，只消臨海安坐，淺嘗海鮮，山海與鄉思自會低訴。

書中取宏微交匯的體驗視角：濱海中國的地方與日常生活。

Lifeworld 源於德語Lebenswelt，學界通譯「生活世界」，近似古儒所謂「日用而不知」之居境。它是胡塞爾晚期核心術語，後經舒茨、哈貝馬斯闡發，廣見於人類學、遺產與文旅研究。它指先於理論、不假思索的共享經驗場域，是一切文化意義的底蘊。它不玄虛，就是海邊人日日安身的天地：潮信的起落、可坐的礁石、屬於家鄉那一口清鮮。

對閩南濱海子民而言，這居境本由山與海共書。永春出山珍，圍頭灣出海味，「山海合一」從非口號，是餐桌上天賦的審美。

我們抵達時，斜陽鋪滿憶年花崗岩。

代的深遠價值。族群的差異、文化不同、認知區別，皆可被善意包容，三好教育薪火不息，不在於一時的聲勢浩蕩，而在於歲歲不輟的踐行。星雲法師雖離去，但他跨越山海留下的三好精神、育人情懷與慈悲大愛，實在扎根在世界的千百校園裡，歲歲生長，代代相傳。今日五百多所校園的師者代表聚集佛光山萬年寺，共赴教育傳承之約；明日各位回歸山海四方，接續育人初心。一座座三好校園，如點點星火散落在千島大地，以善為壤、以德為種、以愛為光，默默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南洋少年。

時代浪潮滾滾向前，人工智能正一步步走進校園，重塑教育形態。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院長知賢法師，在盛典中，以「AI時代，我們還需要學校嗎？」為主題，做專題講座，他從多個角度闡釋AI融入教育最好的狀態，不是一方吞並另一方，而是相融共生，各司其職。AI融入校園，已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浪潮，三好校園無需抗拒科技的變革，也不能盲從人工智能的潮流。人工智能可以優化教學效率、拓寬學習資源，但AI無法替代人與人之間的共情，無法示范善良的包容與身教的浸潤，無論人工智能如何迭代，三好教育的根本不變，正確的教育姿態，是善用科技之長，規避智能之弊，堅守育人之本。人工智能可以輔助教育、優化教育，卻永遠無法取代教育的溫度、育人的本心。唯有審視AI帶來的利與弊，揚長避短、理性運用，才能讓AI服務育人，而不是改變教育的本質。

科技賦能教育是時代的大勢所趨，但若是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校園，也會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弊端，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清醒審視、理性運用。

教育不是單向的知識輸送，更是情感浸潤、言行示范、品格滋養、心靈陪伴。AI融入教育，是時代浪潮，亦是教育的新途徑，讓AI做拓展學習的羽翼，而不是困住思想的牢籠，AI與三好教育的融合，讓少年學子既能擁抱時代的新科技，也保有獨立思考的力量與向善的底色。願每一個成長的少年學子，在人工智能時代，學有所進、德有所養、心有所歸。

2026年10月23日

林輝煌

人生五不虧：虧身，臟腑不和（四）



柳浪飛歌

在當今快節奏的時代，很多人人好像都得了個通病，叫「不敢停下來」。總覺得年輕就是本錢，身體是鐵打的，熬幾個通宵沒事，少睡幾個小時也沒事。拿命換錢，再拿錢換命，這筆賬，怎麼算都虧。

身體可是最誠實的記賬本，你欠下的每一筆，它都在暗處給你標好了利息。你今天多喝了一頓大酒，明天多熬了一個夜，它都給你記著呢。一開始只是覺得累，睡一覺就能緩過來。後來呢？胃疼了，頭發大把大把地掉，體檢報告上的箭頭越來越多了。你這才慌了，可晚了。

「臟腑不和」，聽著像個中醫術語，其

實就是你的身體在跟你抗議。它告訴你，你透支得太多了，該還債了。五臟六腑在無聲中抗議，起初只是疲憊、失眠，漸漸地，便演變成各種難以逆轉的毛病。等到躺在病床上，看著化驗單上刺眼的指標，才會幡然醒悟：那些曾經拼命追逐的東西，在健康面前都輕如鴻毛。

一個被疾病困住的人，連呼吸都帶著痛楚，又何談感受生活的美好？所有的財富、名譽、情感，都必須依附於一個健康的軀體才能存在。虧待身體，就是虧待了自己體驗這個世界唯一的機會。

所以，別總拿「忙」當借口。好好吃頓飯，按時睡個覺，這比什麼都強。你不是機器，你是個人。對自己好點，別等到身體徹底垮了，才想起來後悔。